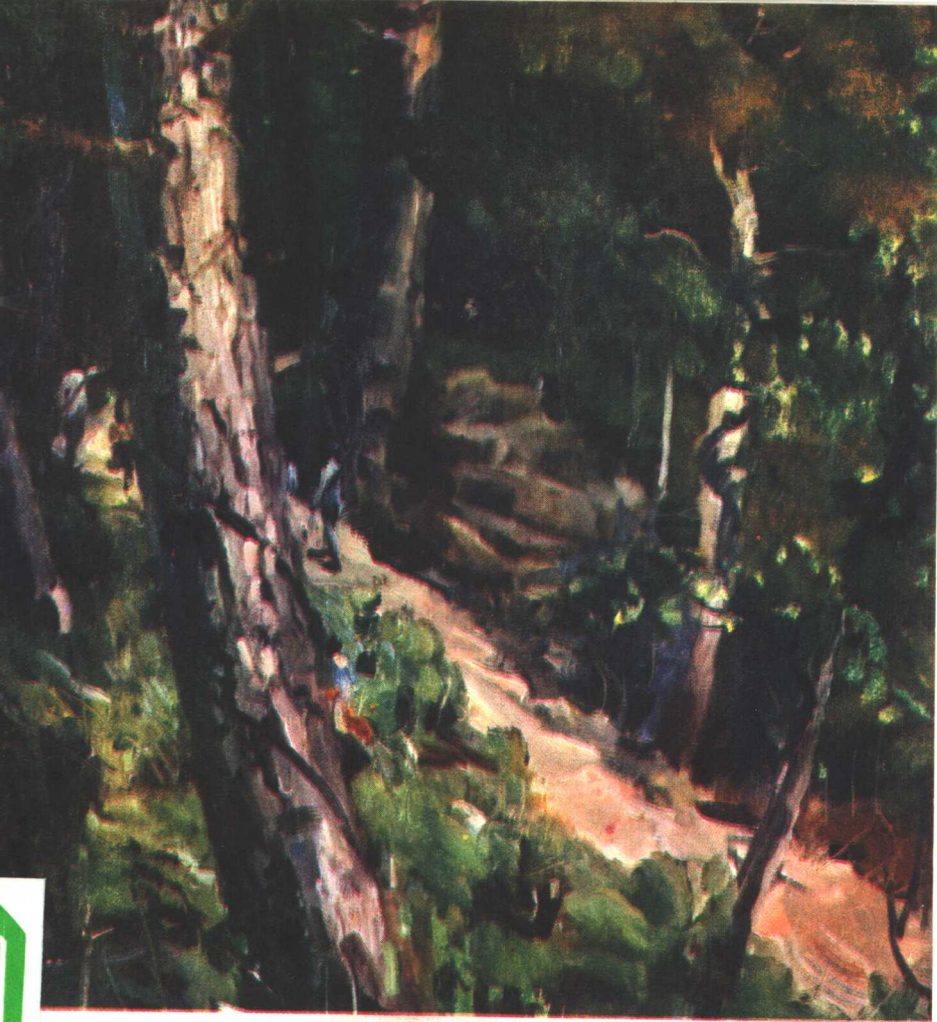




森林里的战斗

革命先辈的故事丛书

革命先辈的故事丛书

森林里的战斗

——谭余保和他的战友们

王以平 胡涤非

湖南人民出版社

森林里的战斗

王以平 胡涤非

责任编辑：骆之恬

湖南人民出版社出版

（长沙市展览馆路14号）

湖南省新华书店发行 湖南省新华印刷一厂印刷

1981年12月第1版第1次印刷

字数：68,000 印张：4.25 印数：1—25,500

统一书号：10109·1437 定价：0.37元

编 者 的 话

粉碎万恶的“四人帮”以后，社会主义祖国满园春色，欣欣向荣。少年儿童在党的关怀下，正在茁壮成长。

少年儿童，今天是祖国的花朵，明天将成为建设祖国、保卫祖国的主力军。孩子们渴望学习先辈的革命精神，继承和发扬革命传统，实现祖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。为了满足孩子们的要求，我们编辑出版这一套《革命先辈的故事》丛书。

这套丛书，通过故事形式介绍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艰苦创业的丰功伟绩，描写他们可歌可泣的战斗历程和壮丽的斗争生活，歌颂他们为了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，艰苦奋斗、甘洒热血的革命精神和崇高品德，以激励孩子们向革命先辈学习，继承他们的遗志，把自己培养成为共产主义事业的接班人。

这套丛书，由湖南、湖北、江西、陕西四省人民出版社共同组织出版，是写给初中和小学高年级学生读的，力求写得生动活泼、引人入胜，为少年儿童所喜爱。我们热诚希望革命老前辈、作者、教育工作者，都来支持这项工作，共同努力，把这套丛书编好。

王震同志谈谭余保同志

一九三四年秋，红六军团在任弼时同志的率领下突围，前去与湘鄂西贺龙同志的红二军团会合，开始了长征。谭余保同志被留下来坚持斗争。他坚决服从组织决定，把最好的干部、粮食、弹药都支援了向外突围的主力红军。主力红军走后，斗争环境更加恶劣，敌人采取搜山、烧山、移民、封坑、包围、清剿等等手段，进行灭绝人性的残酷扫荡。谭余保同志和战友们风餐露宿，化整为零，以无比顽强的毅力，依靠群众的支持和掩护，同敌人展开了灵活的游击战争。由于经受不住这种严重的考验，革命队伍内部不断有人动摇逃跑，叛变投敌。可是，谭余保同志从没悲观失望过，他坚信革命的红旗一定会打下去。

——摘自《湖南日报》一九八〇年二月
十二日《并非仅仅是为了寄托哀思》

目 录

革命向何处去？	(1)
在泥泞的小路上	(12)
严峻的时刻	(21)
把红旗竖起来	(32)
艰苦就是考验	(44)
女儿丢失了	(53)
巧计除叛徒	(61)
请来一个“供给部长”	(76)
活捉地头蛇	(97)
陈毅进山	(109)
新的征途	(124)

革 命 向 何 处 去？

这是一支突围出来的队伍。总共不到一百人。里面有男有女，有的戴着近视眼镜，有的拄着手杖，有的已经年过半百，有的还是十一二岁的红小鬼……他们一个个面容消瘦，疲惫不堪，在森林中的羊肠小道上，艰难地行进。

他们是湘赣省的机关工作人员。除了一支由四十多人组成的省军区警卫队以外，就是省委、省苏维埃的干部和他们的子女了。他们都穿得破破烂烂，浑身是汗水，看上去真象是硝烟和泥浆的混合物。一多半人没有鞋子穿，连草鞋也没有办法搞到，只好打起一双赤脚，在荆棘丛莽中奔走。

前面，在翠竹的掩映下，好象是一个小村庄。

就象在沙漠里望见了绿洲，大家都长长地吁了一口

气。这个山冲里大概不会有白狗子了，总可以搞到一点可以吃的东西吧？哪怕是一锅盐水汤也好呵！三天三夜，为了摆脱尾追的敌人，他们不停地走啊，走啊，一点饭菜也没有沾牙了。一个个饿得头晕眼花，连腿巴子都提不起来了。

他们一边侦察，一边缓慢地走进了小村庄。一看，心里都凉了。

七八栋房子，全被烧光了，只剩下几堵熏得漆黑的断墙。村里村外，看不见一个人影，听不到一声鸡啼狗吠。在一个院坪里，横七竖八地躺着几具被杀害的农民的尸体，泥巴地上凝结着紫黑色的血……

“快走！”一个戴眼镜的中年人低声命令着。

大家似乎忘记了饥饿和疲劳，生怕附近还有搜山的敌人，又匆匆上路了。山势很陡，他们一个个咬紧了牙关，拼命地爬上去。这时候，连泥泞的小路也不敢走了，只好在没有路的刺蓬和草窠里穿过……

二

也不晓得又走了好远了。

前面，是一片幽暗的树林。

“看，杨梅！”一个女同志情不自禁地惊叫了一声。

几十个人都被她的一声惊叫吸引过来了。

果然，这是一片野生的杨梅树林。墨绿色的肥厚的叶子中间，绽开了一簇簇熟透了的杨梅。有绛红色的，有粉红色的，还有黄绿色起白点子的，又大又鲜，散发出一股甜酸甜酸的香味，真叫人馋涎欲滴。

这时候，也用不着谁下命令，人们就象蜜蜂一样的敏捷，飞快地扑向杨梅树林，抓住那又大又鲜的果实，一把一把地掙下来，不要命地往嘴里猛塞……

饱餐了一顿杨梅之后，虽然牙齿酸得不好过，肚子总算是填饱了。一个戴眼镜的中年人叫同志们莫走了，就地休息。于是，他们有的背靠大树，闭目养神；有的干脆伸直了手脚，仰卧在草地上；有的把脑壳伏在自己的肘弯里，很快就打起了呼噜……只有年轻的警卫队长傅茨喜不敢睡觉，他安排战士们休息以后，自己带着两个哨兵，警惕地监视着四方的动静。

那个戴眼镜的中年人，皱着眉头，坐在清亮的泉水边，正在想什么问题。

他名叫陈洪时，是江西萍乡人，很早就参加了革命。从莫斯科学习回来以后，就到了中央苏区。去年八月，任弼时、肖克、王震等同志率领主力红军向湘鄂西转移以后，他就担任了湘赣省的省委书记兼省军区政委。现在，他疲倦到了极点。他那苍白的瘦长脸上，布满了阴

郁的愁云；玻璃镜片后面，那双凹陷的眼睛，有点茫然若失，好象是心事重重……

是的，情况确实是严重的！进行了半年多的第五次反围剿，打得十分艰苦。主力红军突围长征之后，湘赣省还留下了将近一万人的地方部队，武器装备也相当不错。可是，在他陈洪时的指挥之下，由于坚决执行了王明的“御敌于国门之外”的指示，和敌人正规军的四五个师，打开了阵地战，拼消耗，还搞什么堡垒对堡垒，结果损失惨重，一万军队剩下不足一千人；省军区司令员彭辉民壮烈牺牲；红三团在武功山被围，至今下落不明；红五团突围去湘南，也是杳无音讯；各县的武装部队也垮的垮，散的散，无影无踪；党的组织被破坏，基层政权被摧毁，干部和群众的热血，洒遍了苏区的大地……

现在，省委机关只剩下一支四十多人的警卫部队了。加上干部们自卫的武器，总共只有六十几支手枪和几十个手榴弹，而子弹又少得可怜。这样的队伍是没有多大战斗力的，再加上队伍里除了有体弱多病的老人外，还有妇女和儿童，万一跟敌人的正规军和省保安团遭遇上了，后果是不堪设想的。因此，只能避开敌人不停地撤退，撤退，撤退。同志们情绪低落，怨声四起……

“这能怪我吗？”陈洪时双手抱着脑壳，闭上眼睛，心里不服气地说，“不错，我是省委书记、省军区政委。

可是，战斗的失利，彭辉民的牺牲，部队的溃散，干部和人民被屠杀，……难道都叫我负责吗？我有什么办法？我能不执行王明的指示吗？……今后，今后又怎么办？这样拖下去，怕一个也活不成。不如把枪埋了，把省委机关转入地下，到安源去做秘密工作……可是，干部们大多数持反对态度，特别是省委副书记谭余保，这个人满脑子游击主义、农民观点……”

想着，想着，他想不出别的出路，就不知不觉地歪倒在大石头上，睡着了。

三

“老陈！老陈！”

陈洪时被喊醒了，他揉了揉眼睛，看到有两个干部站在他的面前。一个是省委副书记兼省苏维埃主席谭余保，另一个是共青团省委书记王用济。谭余保身材瘦长，年纪还不到四十岁，头发剃得光光的，宽额头，宽下颚，一双黑白分明的眼睛炯炯有神，身上总是穿一套老百姓的便衣，手上离不开他那根四尺长的湘妃竹旱烟筒，跟乡里的老农一模一样。王用济却和他相反，举止文雅，容貌清秀，是个学生出身的共产党员。

“老陈呀，下一步如何搞法，要赶快决定呀！”谭余保

吧了一口烟，着急地说。

“是呀！”王用济补充说，“我们几个人都睡不着，刚才谈了好半天，着急得很哩！”

陈洪时没有做声，打量了他们一眼，脸上没有什么表情，只反问一句：“你们的意见呢？”

谭余保是个直性子，就象放连珠炮一样，滔滔不绝地说道：“我的意见吗？早就讲过了。我们要赶快撤退到太平山、棋盘山、柑子山、九垅山去。那些地方是我们湘赣省最早的根据地，群众基础好，党组织没有被破坏；加上地形险要，易守难攻，在那些地方，敌人休想战胜我们。只要我们把打散了的部队慢慢收拢来，坚持毛泽东同志在井冈山创造的游击战争的战略战术，把山里的群众组织起来，……”

“不！”陈洪时粗暴地打断了谭余保的话，冷冷地说：“毛泽东早就不在中央领导岗位了，怎么能听他的话呢？我陈洪时当一天省委书记，就要对王明同志负一天责。……老实说，我根本就反对那种游击主义……”

他一边说，一边喘着粗气，摆起了省委书记的架子，显得很神气。其实，现在已经是一九三五年五月了，遵义会议在四个月以前就开过了，在那次极为重要的会议上，开始清算了王明的左倾路线，改组了党中央的领导机构，确立了毛泽东同志在全党的领导地位。由于

湘赣省的电台被白军抢走了，领导机关又长期在突围和撤退之中，和外界断绝了联系，因此，长征路上发生了这些巨大变化，他们一点也不知道。

王用济看到陈洪时总是这样专横跋扈，就红着脸争辩说：“不管是哪个讲的，正确的就要坚持。头几年，我们坚持游击战，湘赣边界就大大发展了；最近半年，你搞的这一套死打硬拼，湘赣省就遭到了惨败，教训还不够吗？”

陈洪时恼羞成怒，劣起了颈根，气鼓鼓地说：“不管怎样，我反对在山上打游击。”

“不管怎样，”谭余保也强硬地说，“我反对你那种逃跑主义！你想把根据地的党和人民甩开不管，想把枪埋了，把部队解散了，把省委迁到安源去做地下工作，这是完全错误的！”

“根本行不通！”王用济大声说，“蒋介石在安源也扎了不少军队，你想这样搞，只能是自投罗网！只有回到根据地，靠人民的掩护和支援，我们才有出路。”

陈洪时气得脸色煞白，他还想压制这两个倔强的人，却不料又来了好几个干部，里面有省委常委谭汤池、妇运书记旷金媛、妇运干部易湘苏……他们都支持谭余保和王用济的意见，要求向太平山撤退，在那里休整一下，再向各县发展。

陈洪时把牙齿咬得格格响，却不敢发作。他晓得中国有句古话：众怒难犯。再说，由于自己在军事上的无知，指挥失误，使湘赣省损失太大，他这个省委书记确实是没有多少威信了。于是，就强忍住心头的火气，慢慢腾腾地说：“好吧！省委到底是上山还是进城，湘赣省的工作到底怎样搞好，这是一件大事，我们应该向党中央请示。我身为省委书记，无论是现在和将来，都要服从中央的指示，都要对中央负责。”

王用济也火了，连忙说：“我们连电台也丢了，怎样向党中央请示？你这不是空口讲白话吗！”

谭余保闷着头抽了几口烟，想了一下，才慢慢地说道：“好吧！我看，大家一方面向太平山撤退，一方面派人到湘南去，想办法找到蔡会文和方维夏同志领导的部队。他们那里可能有电台，和党中央也许可以联系上。就算找不到党中央，也还可以同湘鄂西的贺龙和任弼时同志联系。另外，我们也要打听红五团的下落，看看他们是不是到了湘南，找到了这支部队，我们腰杆子就硬了。”

他的话刚一落音，就得到了谭汤池和另外几个同志的赞成。陈洪时要反对也来不及了，他犹豫了一下，突然，又感到这倒是一个对自己有利的好主意，就含笑地问：“你想派哪一个去呢，老谭？”

王用济自告奋勇地说：“我去。我身体比你们好。”

陈洪时又扶了扶眼镜架子，心里在打主意，过了一会儿，笑着说：“依我看，还是有劳余保同志亲自跑一趟为好。一来，他和老蔡、老方的关系最好，到了湘南好研究问题；二来，他是省委副书记，可以直接向党中央请示汇报。你们看是不是呢？”

大家一听，都没有做声，心里都有些犯疑：为什么要把省委的主要领导同志派出去呢？陈洪时的葫芦里卖的是什么药？谭余保却没有考虑陈洪时是什么动机，就直爽地说：“可以。叫我去，我就去，不管有多少困难，我坚决完成任务。”

“好！好！好！还是余保同志党性强。”陈洪时笑眯眯地说，“不过，你带几个人去呢？”

“只带警卫员谭冬崽就够了。”谭余保说。

陈洪时还在犹豫，忽然，从谭汤池背后，闪出了一个三十多岁的魁梧汉子，大家一看，原来是保卫局长刘发云。只听见他说：“我去。这条路线我熟得很，有我做保卫工作，谭主席可以绝对安全。”

陈洪时点点头说：“好吧，你们三人行，蛮好。几时出发呢？”

“事不宜迟，马上动身。”谭余保果断地说。接着，就对着杨梅树林子，喊道：“冬崽！冬崽！”

“哎！来了！”一个喜眉笑脸的后生子答应着，跳跳蹦蹦地跑来了。他就是警卫员谭冬崽。算起来，已经是成年人了，但他生性活泼，还象一个细伢子的样子。听到谭余保要带他走湘南，他龇着牙笑了，说：“好！跟你谭主席走，就是走到天边，我也愿意哩！”

四

在树林里和泉水边午休的人们都起来了，大家都来给谭余保和刘发云送行。

省警卫队的队长傅茨喜，带领着四十多个战士，整整齐齐地站好了，一律挎着手枪，显得十分威严。

谭余保心里感到十分激动，他还是拿着那根四尺长的旱烟筒，这时候，也顾不得抽烟了，只挥动着旱烟筒，象是答礼的样子。他心里有一种说不出的离情别绪，心想：经过半年苦战，许多革命同志失散了，不少好同志牺牲了。今天，又要和这样多的同志告别了。刀兵四伏，关卡阻隔，千里迢迢，天各一方，谁晓得还能不能再见见面呢？他眼睛湿润了，也不好意思擦一擦。走到了省委书记陈洪时的面前，拉着他的手，诚挚地说：“老陈，千万要保重啊！一定要在太平山等我。”

陈洪时满口答应着：“好！好！你只管放心去吧！”

谭余保又向前走了几步，看到了警卫队长傅茨喜和他率领的手枪队，就走了过去，低声对傅茨喜说：“茨喜！你要时时刻刻注意哩！这几十条手枪，是同志们拼着性命从敌人手里夺过来的，是我们革命的本钱哩！你要带好这支队伍，要保证省委同志们的安全。”

傅茨喜挺起胸脯，大声回答说：“是！”

吩咐完毕，谭余保又高高举起了他那根旱烟筒，向同志们告别。

接着，他们一行三人，穿过墨绿色的杨梅树林，下山去了。